

# 承言

道德理论践行研究中心月报

二〇二六年七月十日

第二十五期

## 《承言》 目录

每月十号出版

霍学研究：许志毅（会长）

唐学研究：陈健恩（副会长）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研究方向：.....               | 1 |
| 霍学研究：霍师生命成长教育之宗风（上）..... | 2 |
| 唐学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义（3） 道与德..... | 6 |

## 霍学：研究方向

- 霍师之思想，通透灵活、敏锐深刻，常常能在电光火石之间给学生当头棒喝。此有赖霍师思想中“化繁为简”之能力。
- 此“化繁为简”之能力，落入于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于理论、根于经验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论、超越经验之框框而有新的创造。
- 我们将透过霍师之教学个案，呈现霍师之教化哲学以及其思维能力，从中展示霍师对于唐君毅先生学问之继承与开新。

许志毅 会长

## 唐学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学者，以其序言的结论为核心，但文章内的心路历程，才对实践障碍，有提点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们把义理，分类列点，成为架构。但从实践上，如何开始？如何继续？则难解答。要活化义理，把架构变成动态，必须说明次序与因由，才对实践步骤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国传统哲学，即以人生之事为起点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为人，知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员等。再记为知识，才能在生活以外，作纯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并非知识，而是感受：内心的苦与乐、精神的升与降、理想的显或隐、得失的喜与哀，甚至一念之过位或复位。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“承担者”与“承继者”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经历的心路历程。

陈健恩 副会长

# 霍学研究：霍师生命成长教育之宗风（上）

许志毅

## 引言

霍师之「生命成长的学问」，乃在承继牟宗三先生「生命的学问」之基础上所提出。在牟先生所处的年代，中国文化不被重视，甚至备受鄙视，知识分子皆以西方知识之学的标准批判中国文化。牟先生因而提出「生命的学问」，意在区分中西文化之根本差异：西方知识之学侧重以知性认识客观外在世界；中华文化则反求诸内、体证生命，重视道德理性与实践，以成就道德人格。同时，「生命的学问」作为中华文化核心，可由内圣之学开出现代外王，融摄科学与民主，成全个体生命与民族文化生命。

霍师「生命成长的学问」全承牟先生「生命的学问」之心意内涵，更向前推进一层：生命本是动态、向上突破的历程，故增「成长」二字。是以霍师之教尤重实践锻炼，教人突破自我、提升思维，令生命持续成长进步。

「宗风」一词多见于佛教，尤以禅宗为常用。「宗风」源于「宗教」一词，惟霍师论「宗教」，取中华传统文化本义。今人多以西方「信仰」释「宗教」，实因近代日本借用汉语固有词汇「宗教」翻译西文「religion」，致使世人遗忘传统原意。传统所谓「宗教」：「宗」为开宗祖师确立的宗派宗旨，「教」是对应宗旨的修习教法，引导学人抵达宗旨所指向的生命境界，内含宗派传承之义。

故「宗风」，指开宗祖师证道立派后，后世门徒相传不绝的宗派传统风范，内涵分三层：

- 一、祖师对生命独特的体证；
- 二、祖师接引后学的教导风格；
- 三、门人立身行事的人格典范。

「宗风」贵在实践体证，而非空谈义理；门人谨守祖师精神即是延续宗风，反之则败坏宗风。本文题为《霍师生命成长教育之宗风》，即依上述「宗风」三层内涵展开论述。

## 一、霍师对于生命之独特体证 —— 生命乃四通八达

启蒙：善学与自学之性情

霍师于少时，受父母之启发，善学、力学、对己要求甚严，而且对生命有很深的反省。霍师从其父的遭遇，感受到历史文化之巨大变动与政治上的动荡，虽悲其父之遭遇，但是霍师懂得深一步思考：如何可以挽救时代？悲父之遭遇乃霍师原始性情之流露，思考如何挽救时代，则乃其性情进一步开发之表现，是经过后天学习方可达致。霍师父母之言传身教，例如其父愿意牺牲自己、为别人付出之人格，对其影响巨大；霍师异常力学，喜爱阅读，古今中外名著，皆其兴趣；他亦善学，例如，当时霍师感受到自己心不安，于是主动阅读文学作品，希望从中寻求生命之安顿。霍师少时，已对「读书长养性情」之义甚有感受。

然而，年少的霍师所身处的年代，乃充满了人性之扭曲、价值之颠倒、文化之崩坏，一个充满热血与理想的年轻人，血气未刚、思想尚未坚定，如何在现实与理想的拉扯中安身立命？又如何化解心中对人性与时代发展变化之疑惑？大难！知子莫若父，霍父知道霍师不宜留在内地，故忍痛安排爱儿于十七岁只身离家到香港磨炼人生（上述有关霍师年少时之经历，参考《世纪之思》〈世界是总会好起来的〉一文）。年轻的霍师，需要得到深一步的启发。

### 自从一见唐师后，直到如今更不疑

按照霍师年少时之反省，其习气为懒惰与骄矜（参考《量斋随笔》〈检讨〉），固然此为其对己要求甚严之表述，但自负之气难免有之。而其亦以学问之增长为其理想，然而自觉常常与现实生活有所冲突（参考《量斋随笔》〈矛盾〉）。及其得遇唐君毅先生，其人格气度以及对理想之坚贞，使霍师深深拜服。唐先生「海纳百川」之气度，必定从好的方面去欣赏别人，故对人多包容体谅；而此气度也是其做学问之精神，故能把不同的思想学问融通起来，思想博大、气度恢弘。唐先生之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加上其义无反顾地为守护中国文化的付出，霍师深受感动。赖霍师之善学、力学、严格要求自己、深入反省之态度，其性情之开发、习气之转化，乃至理想之贞定，都得到长足之发展。例如，霍师在读唐先生著作时体会到「要契入，的确是不容易」，由此反省须「先忘掉自我」（参考《量斋随笔》〈读唐先生书〉）。此时，霍师虽尚年轻，但是已能修养自己，放下自我，把骄矜自负之气质，转化而为开放通达、涵摄四方之气度。后来霍师自立门户时，有对联云：

**读书来法住**

**气度出胸襟**

当中之信念与气魄，堪值体会。这种气度之养成，从浅的地方讲，就是从真诚开放、谦虚谨慎、欣赏别人、尊重别人开始。

## 力从心出

其时，霍师的研究兴趣，亦从文学而转至哲学、佛学，一方面做学术研究增长学问，一方面希望找到更深的生命启发。当初，霍师乃以严谨的学术进路去做学问（当时

霍师乃以研究唯识宗思想为业，即此可窥见其心思），生怕自己工夫基础不够扎实，然而当中即尚有向外依赖之一念，要转化，便须要有恰当时机。恰逢机缘，唐先生派霍师往日本深造佛学。留日期间，霍师得见日本学者，乃至世界各地的佛学研究方面的累累成果，非常震撼，同时看到我国佛学之传统尽失、人才凋零（参考《绝对与圆融》序），可谓百感交集。充满理想的霍师，面对前路，该当如何？虽然希望在学术专业之上能有扎实基础，但是传统文化之事又如何？

霍师内心深处，很希望守护传统文化，但是受到时代风气影响，如西方学术重视知识理性、理论体系铺陈之风，虽然霍师觉得有不善处，但是受时代影响，不得不跟随。当初其研究唯识宗思想之路，即顺应民国初年由欧阳竟无、韩清净等先生所带起之唯识研究之风而有。然而此唯识研究之风，其背后之动机实为对抗西方知识之风气，欲重新树立中国文化之价值。霍师之初心，亦当如是。至遇唐先生，霍师得到初步的启发与坚定，至日本留学，霍师终于心中大悟，原来一切动力，乃来自自身心灵深处，而非靠外在的知识、理论体系所支持，一切创造的根源，均来自真心。真心是本，知识是末，一切知识，均可以为真心所用。正如六祖为无尽藏尼解说《大般涅槃经》时说：「字即不识，义即请问。」一切言教都非自外，而是直接自真心流出、从智慧之海流出。此领悟，正如霍师后来对联所示：

**心生法生天下善缘唯一念**

**法住人住古今蒙治赖成才**

经此一悟，霍师面对人生、事业，便有真正的果断、决断、做人做事能斩钉折铁，绝不含糊。

## 批判理性、超越理性

对于知识与理性，霍师亦有更深之体会，此可以看霍师后来从唐先生论五行、易学之领悟：「知识之成立，赖理性之支撑与运作，但其原不在理性，而在经验……但吊诡的是，人在摄物之后，则闭门造车，依理性原则构造系统，去除矛盾，以求成一普遍之解释。虽律法森严，见人类理性之高明伟大，涵盖一切，但亦愈虚假」，「如依经验立场，则（理性的构作）可能是人的嘲讽、人的封闭性之表现，最后更可能误己误人」，并引罗素语：「哲学家喜造系统，但系统愈一致者愈假」。然霍师并未否定理性之价值，而是将理性置于生命成长的心灵之下：「理性的作用，在分析事物、反省行

但感通（按：从性情直出）为已达，即不须疑，不须证也。」（参考《量斋随笔》〈理性的阶梯〉）其所提出之《如实观之研究法》（参考《现代佛学》序），亦是將客观知识作为生命成长历程的指引，提供具体研究路径，但真正打通知识与生命的隔阂，则须要靠人自身体会：对道理与生命之体证。霍师此悟，向外而言，可以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定位；对内而言，则真心有更深的领会，思维能处处以真心为本、以性情为本，故能分判真心与理性之层次，对真心有真实的把握，能立于真心而不动。有如此之悟，思维自能清晰，分清本末，自能分清文化思想之层次，对传统文化有真自信——真心常住，能通万法，思维清晰，信心坚固。看以下对联：

## 绝境生大信

## 无事见精神

上联取「君子固穷」之旨，言君子的大志大勇，常在困厄危难之际愈显。孔子于陈绝粮、危在旦夕仍弦歌不辍；于匡遭困、命悬一线亦坦然自守，云：「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这份自信从何而来？实为对历史文化的大信；有此信念，方能生发责任、使命与承担。霍师经营法住事业三十五年，历经诸多磨难，始终坚信「文化之永不死亡」，正是此精神的体现。霍师此生命通达之境，连困难、绝境皆可跨越相通。下联则讲平常日用间的存养工夫，即「君子慎独」：真诚面对自己、反求诸己，方能时时精神一贯，日常言语举止从容自然。生命的通达，根源在「诚」。（未完，待续）

## 唐学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义（3） 道与德

陈健恩

老子言道的第一义，就是“道体”。道是真实，像人或其他东西，有其身体的存在般，所以称之为体。只不过，人或其他东西，我们会见到、触摸得到，甚至听到它所发出的声音。至于道体，我们就不能以感官去感受。这个东西，如何去给人认识？这就是相的表现。例如，当我说一只猫，猫的相，即外形、颜色、甚至动作、声音，你都会在脑海中出现。这就是猫的相。但是，当我说“道”，你的脑海里就会觉得空白一片。这个空白一片，就是道相的其中一个自我显示。但是，如前文所述，空白一片只是相，不等于虚无。就如空气我们看不到，在感觉上可形容是无，但不等于不存的的虚无。同样地，老子的道，从其相的表现是无，但不等于虚无？因为，老子看到它会发挥作用。一个有作用的东西，又怎会是虚无呢？

### 道本无相，为何万物是有相？

唐先生举一例：母生子，而后子对母有子相，母对子亦有母相。

若母未生子，母相子相皆无；若母生子，母相子相俱现。

这说明什么？

把母喻为道体，子喻为世界万物。关键，就在这个生。

当母生子，子相既成，女子亦即时显现为母相。我们看到子相，由不存在这个世界，而成为可见及可触摸的存在。他由不存在成为存在，不可立即说是母生他。因为，母未生子之前，她亦非母相，而是一个女子相。母相与子相，是同时出现。所以，关键就在这个生。

生的作用，使子相与母相，同时呈现。因此，是生创造了子相及母相。当然可以说，子在母体内产生，但这只是生物逻辑，化学及物理逻辑，不是道的创生逻辑。既然，这个生创造了子相与母相，母相成为了创生之体的形态，子相成为了新的创生对象形态。

这个子，原本是“上穷碧落，下达黄泉，周遍世界以求之，皆未尝有”之人，所以是由无而生，是先无而后有。这个无，就是有能力生下这个子的母相。简言之，母相就如道体所示现，一种无的呈现，但她能生，透过生，而生子。这个子，有其子相，亦同时显其母之相，即道体的无相。道体无相，每个母亲都是无相，但是，为何每个子，都有相，而且不同呢？

这个问题，亦即是问，道体之相为无，但为何要生出天地万物之有，而且种类繁多呢？

## 道生一

- 首先，要搞清楚老子的一个核心思维“由无而有”，是十分重要。

1. 人之常情，先观前一物之有（如观母亲是实有）
2. 然后，再继而观后一物之有（再观子之实有）
3. 再反思，虽经其母，但此子在之前是没有（观子是从“无”而成有）
4. 再反思，便觉此“无”，又不应完全是空无（否则又如何生有）

经历此四步，人才慢慢把握，道这个无，只是无形，并非完全虚无。此即所谓老子之思，亦即道为“万物之母”的思维基础。

- 然后，再从这个道出发，动而愈出，生出万物。这个“道生物”，就是把道这个一，交给万物。故老子谓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”

天地万物，都各得此道之一。但天地万物，亦各相殊异。为什么？

以树为例：树干就是道之一，枝叶就如万物殊异。本干各有，但枝叶形态则各有不同。

地之山川是多，凝然宁静即是一；天之日月星辰是多，清虚一片即是一。而且，多是依于一而存在。山川依地之宁静而存在，日星依天之清虚而存在，枝叶依树之本干而存在。这个一，得之于道，作为根本，未表现为多，亦未表现为殊异。

## 道以成德

这个一，如树干生出不同的枝叶，便是“德”的作用。一棵树，在不同的地方环境，会长出不同形态的枝叶。生物学家，以科学的角度，形容为适应环境，但老子看到的，就是“德”的作用，因此树在自然，都有不同的情况，不同的种类。所以，天地万物殊异，在于“德”之用。当然，这个“德”，都是由“道”所给予的。所以，万物于道各有所得，德就包涵了形式及质料因，生长成为不同的万物。

我们一般人的思维，当问及从何而来，永远只思及它的前一物。这就是世界的常识与科学：前事为因，后事为果。这个前事，常惯于都是一实物。

但老子所观，科学所解释的前事，不足以解释这个果的发生。因为，这个果自身，根本是由无而生，所谓前一具体实物，可能只是一个载体，不是直接构成生的因。这个从无至有，并非虚空，因为一切空无，就不可能生出有。只是从其相，不能被看见，不能被触摸罢了，而称之为无。

所以，在科学角度所讲的因，不可简单说，完全是成为这个果的因。这个果的因，应来自“有生于无”之无的东西。我们见到无，只是道之相，它本身是有“道”的内涵，是这个因，含有这个“道”，而生出这个果。在实际情况，成为如何的形态与质料，这就是德的表现。这个德，来自于道，亦规范于道。

这种观法，唐先生说，必需从事老子致虚守静的工夫，才能捐弃平日的用心方式。

一般人以物观道，慢慢能够以道观道。人能到此，才有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思想以观世界。

因此，万物能有生的功能，必各有所得于“道”的内涵。

万物各有形态及功能，亦显示万物各有其“德”的表现。

万物能自生万物，而天能生这一切，即大道能包含这一切之玄德。

万物之德，在老子所观，就是道的具体示现。